

劉真老校長計告

連戰



敬題



劉真老校長遺像

馬英九



鄉學寅世戚友

誼  
哀此訃

顯考劉公諱真字白如府君勤於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農曆三月七日)上午一時五十分病逝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和平院區距生於民國元年十月十八日(農曆九月九日)享壽  
一〇一歲孝男捷生 孝長媳劉蔡弘德 孝女凱音 孝女婿王繼行均隨侍  
在側當即移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懷遠堂親視含殮  
遵禮成服謹擇於民國一〇一年五月十三日(農曆四月二十三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假臺北市民權東路市立第一殯儀館  
【景行廳】設奠家祭 八時三十分舉行公祭 十時三十分發引  
安葬新北市北海墓園 叨在



# 劉真老校長行述

王金平



敬題

先生諱真，字白如，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十八日生於安徽省鳳臺縣，世居縣邑西北坡之劉家樓。家境小康，祖父飽讀四書、五經，篤信儒家思想，當先生令尊誕生後，即為其命名「恕三，字子忠」，蓋冀其養成儒家所最重視之忠恕美德，以蔚成家風。關於先生優良品格之培養，恕三公外，尚有慈母陸太夫人，亦常嚴肅叮嚀他不可有四項不良行為，即不說謊、不罵人、不打架及不賭博等四事。至先生之課業方面，恕三公早已特別注意。當先生五歲時，即教他認識「方塊字」，隨後則教他讀一般鄉村小學或私塾教兒童所讀之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等啟蒙性之書籍。

民國八年春，先生尚未滿七歲，即進入其父所主持之毓秀小學就讀。國文一科由恕三公親自兼任。民國十四年，當先生在毓秀小學畢業進入壽縣初中之時，恕三公曾講授《爾雅》與《說文》兩書，使先生對中國文字之形、音、義有基本之瞭解，在恕三公循循善誘悉心督教之下，先生之國文程度及優良之作文，無論在毓秀小學與壽縣初中讀書之時，均為同班同學之冠，無一能出其右者。

民國十八年春，先生已在壽縣初中畢業，亟思遠去安慶，報考安大預科文組。無奈近數年來，恕三公之家庭經濟情況，已今非昔比，力不從心。先生對其家境亦深知之，且以為己身前途須靠己力創造。事有巧合，民國十八年春間，張集小學邀先生擔任代課教員，薪資約四十銀圓，先生即持此款達成投考安大之願望，並獲錄取預科文組。民國二十年秋季，先生順利進入安大



哲學教育系。他之所以選入哲教系，乃因在小學與中學唸書時，閱讀過甚至背誦不少儒家經典之作，完全服膺我國儒家修己治人之哲學思想。在安大預科時，又對《人生哲學》與《倫理學》兩門課程極為喜愛。先生認為教育對象既然是人，而教育主要目的在培養純正之人生理想或人生觀，哲教系所開之課程正有助於達成教育之目的。再者，先生當時甚為欽佩法國哲學家兼教育家傅立業所說：「在教育的門牆外面，必須寫著：不明哲學者免進。」自己既然立志獻身教育，當然是最好之選擇。

先生所撰之文稿，早期皆發表於地方性皖報副刊，幾位教授閱後咸認先生文采極佳，遂鼓勵先生投稿全國性之上海報刊。當時安大教授中，如謝壽康、趙廷為、周予同等人，與上海出版界淵源深厚。商務的《東方雜誌》、開明的《中學生》等，均約他們為之撰寫稿件或編輯書籍。由於他們本身工作太忙，便經常邀約先生代編、乃至代寫。有時，他們口述大要，由先生斟酌撰述，發表時，則由教授與先生共同具名，藉示對後輩之提攜。

民國二十二年某日，趙廷為教授交給先生一本英文書，命其翻譯。時先生剛升大三，花了兩個月的課餘時間譯完；書名為《新式測驗編造法》，由趙廷為教授與先生共同具名，在開明書局出版，為先生出版之第一本專門性的譯著。至此，先生之寫作潛力，益加受人肯定，不僅稿費、版稅大幅增加，而先生在安大之知名度亦與日俱增。

先生於安大哲教系肄業期間，與同班來自壽縣之石裕清小姐相戀，她是民國二十年夏天由安徽省立第三女中高中畢業後，直接考入安大本科哲教系。鳳臺與壽縣原屬一州，清末鳳臺始獨立設縣，故先生與石小姐可謂小同鄉。在那個年代，能進入大學讀書者，極大多數都來自富貴人家。像先生這樣必須自食其力之大學生，不說「絕無」，當亦「僅有」。尤以石父德寬公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伯父德純公為民初北京國會議員（國民黨籍），出身極為不凡。然石裕清小姐竟棄眾多傾慕者於不顧，獨鍾情於家境清寒的先生，說其「慧眼識英雄」，自不為過。



民國二十四年夏，先生與石裕清小姐均已自安大畢業，乃同赴日本留學。先生到達日本不久，即考入東京高等師範教育研究科，主修「心理學」，指導教授為講述《心理測驗》的田中寬一和講述《完形心理學》的小野島右左雄。裕清小姐則進入東京文理科大學大學院，研究專業亦同為「心理學」，惟較偏重心理實驗方面。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先生與裕清小姐在相戀六年後，決定互許終身。當時我國駐日大使為安徽大老許靜仁（世英）先生，和裕清的先父及伯父係早年知交，特贈石刻印章兩方，上刻「清白堂」及「清白世家藏書」，將先生的別號白如與裕清之名合而為一，寓意至深，旨在勉勵他們成家之後，務以清白自持，且不忘學問之追求。

該年夏天，東京報紙忽刊出「七七事變」之大新聞。先生雖身在海外，對國事卻極為關切，雖於此時外出有其危險性，仍每天一早買來報紙，希望探悉國內的戰事近況。其後，知道政府已經決定長期對日抗戰，先生與夫人立即於同年九月，搭乘俄輪由橫濱返國。這時上海正遭逢戰火，只好繞道香港於廣州登陸後，再乘粵漢鐵路火車前往湖北武昌，在抵廣州後。先生夫婦專程前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獻花祭拜，因夫人裕清之父德寬公亦葬於此地。

民國二十七年 先生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服務時，曾以「湖北中學聯合設立之教育的意義」專文，發表於武漢《掃蕩報》。當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將軍讀後，大為賞識，乃召見先生云：「我身邊正需要一位侍從秘書，我覺得你來擔任非常合適。您願意嗎？」復云：「跟隨我做事，很辛苦的，但直接、間接從工作中所得到的「歷練」，恐怕國內外任何大學或研究院，也不能得到。」先生萬分感動，當即表示：「願意多學一點做人做事的道理。」談話隔日即接到派令，開始了 先生抗戰時期的戎幕生活。

陳誠將軍在武漢大會戰結束之後不久即隨中樞前往重慶，先生亦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少校侍從秘書，升為政治部的中校侍從秘書，兼任中央訓練團主任秘書。陳將軍每天清晨由住所



乘車前往中央訓練團，主持六點鐘的升旗典禮。先生因住所較遠，必須於清晨五時前，由兩浮支路寓所步行四十分，先走到復興關，再爬幾百級石階，然後到達設在關頂上的黨政班教育長辦公室等候陳將軍到來，自始至終，從無一次遲到。更由於陳誠將軍身兼數要職，且為最高當局的重要股肱，交下來的事，刻不容緩。尤其是為他撰寫講詞或重要文件，必須通宵達旦，及時完成。其時，重慶的空襲至為頻繁，陳將軍有時就在防空洞中處理公文或修改講稿。

民國二十八年初，陳誠將軍拔擢先生為上校侍從秘書，崑崙關戰役結束之後，蔣委員長即在柳州位於山洞中的機械化學校召開軍事會議。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開始，參加的高級將領包括白崇禧、張發奎、薛岳、余漢謀及商震等人。當時在日軍身上搜得日文《士兵須知》小冊子一種。陳誠將軍立即命先生譯為中文，呈請蔣委員長閱覽。蔣氏認為對研究敵情，極有價值，當即命令分發將領們參考。先生為軍中文職人員，也因而蒙受蔣委員長召見，為一大殊榮。

民國二十九年夏冬之交，先生已擔任陳將軍的侍從秘書兩年，頗有身心俱疲之感。他的興趣本在教育，而教書更是他最感興趣的工作，因此，先生向陳誠將軍懇切陳述，希望能夠改調服務，力薦中央大學施建生代己。陳將軍當表同意，結束先生兩年戎幕生涯。是時，湖北省教育廳張廳長素悉先生志在教育，立即聘請他為國立湖北師範學院教授。先生先後開設「教育行政」、「中等教育」、「倫理學」及「訓育原理與實施」四門課程，教學方式採日本教授所用之方法：每一課程在講授之前，均發「講授大綱」，讓學生先有概念。上課之時，則編寫一分詳盡的講義，方便學生參閱。先生的此種教法，廣受學生歡迎。先生也撰述大學用書「教育行政」及「儒家倫理思想述要」，分別交由中華書局及正中書局出版。同時，先生亦擔任訓導工作，披星戴月領導學生升旗與朝會活動，從未間斷。先生認為這不僅是「形式」，更是「恆心與品德」的考驗。

民國三十三年冬天，先生突接陳誠將軍電報，囑其立即辭去師院教職，前往重慶，派充為



軍政部少將參議，在部長室辦公。抗戰勝利次年，陳誠將軍再度被選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中央團部第二處處長由故前總統蔣經國先生擔任，副處長則為先生。先生在組織處任內深知把握分際，與經國先生相處甚為融洽。由於抗戰已經勝利，中央團部於三十五年遷至南京，先生亦偕家眷隨團遷居。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政府公佈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時先生本無意參與選舉，但安徽大老吳禮卿（忠信）之力荐，不得不返回安徽參加立法委員選舉。次年公佈當選名單，先生竟以高票獲選。

民國三十八年的四月六日傍晚，先生在南京立法院開完會，突然接到陳誠主席電報，要他即刻到臺灣來。在此風聲鶴唳的時局裡，必然有極重要的事要他相助。由於事態緊急，無法多作考慮，先生立即向立法院請假，星夜前往上海，於四月七日搭中興輪趕赴臺北。

先生於四月八日下午由基隆上岸，便發現情況有異。當晚先生即至陳誠主席寓所晉謁，陳主席表示，四月六日，臺灣師院學生在街頭遊行示威，與憲警發生衝突，並毆傷軍警人員。先生辭別陳主席後，單獨到行將接掌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大門前先行觀察。只見大門兩旁各有一塊木牌：一邊是「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另一邊則是「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環境簡陋不堪，實不似高等學府。後先生查考創立時公文檔案，始確認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於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五日成立，迄今將及三年，由於種種原因，與其他同時設立的學院或專科學校相比，均難並轡齊驅。院址是日據時代的臺北高等學校（光復後改為臺北高級中學），兩校共用一個校園。嚴格來說，這所師院雖已成立將及三年，惟草創初期人力匱乏，物力短絀，百廢待舉，經費拮据，均亟待一一克服。

四月九日下午，陳誠主席手令聘先生為「師範學院學風整頓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代院長。」



委員若干人，包括黃朝琴、謝東閔等政壇知名人士，隨後正式禮聘。先生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先生當即報告陳主席，將盡全力完成使命。由於先生對青年學生相當瞭解，「相信短時間可以使學校恢復正常。」陳主席當下表示欣慰。此事在先生的生命史上展開了最重要的一頁。他下定決心要把這所簡陋的師範學院，辦成一般青年傾心嚮往的崇高學府。先生自斯時接任臺灣師範學院至民國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轉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為止，任期長達八年四月之久。

先生處理郭廷以教授等數十人涉及有關治安之案件，確係一件最冒險的決定。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先生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來挽救數十位學者以及青年學生的生命與家庭。由於先生之勇於負責及救人危難，他沒有解聘一位教職員，也沒有開除一個學生。「四六學潮」經過一個月的疏導之下，就平靜的落幕了。

民國四十年六月五日師院校慶，先生發表〈歡欣與憂懼〉一文，說明他的感想，「以目前本院設備的簡陋、圖書的缺乏，以及物質條件的不足，我們能否負得起這樣鉅大的責任（按指培養中學師資），真是感覺沒有充分的把握。」他由校慶又想到校訓，全國學校本有「禮、義、廉、恥」的共同校訓，但各校為了表現自己的特色，通常又有其本身的校訓。幾經考量選定了「誠、正、勤、樸」四個字。為了讓全院師生對校訓有明確的認知，特別發表演講，告訴學生：「一、誠就是不虛偽、不欺妄。凡事能做到始終如一，擇善固執，就可算得「誠」了。二、正就是不偏私、不枉曲。凡事能做到光明正大，貞固剛毅，就可算得「正」了。三、勤就是不怠惰、不因循。凡事能做到「自強不息，鍥而不捨」，就可算得「勤」了。四、樸就是不奢靡、不浮華，凡事能做到「質樸無華，閎然尚綱」，就算得「樸」了。」他又說：「大家如果能做到誠正勤樸，便自然不難實踐「禮義廉恥」的共同校訓了。我懇切地希望本校的全體同學們，今後都以「誠正勤樸」為個人品德修養的準則，立己立人，達到「止於至善」的境地。」這時的師院在先生主持兩年



多之後，已展現出欣欣向榮的契機。他一再強調的團結、和諧，漸漸得到全體師生的認同。碩彥學者次第應聘，學校充滿朝氣，使師生們肯定，師院乃是師生的大家庭。

民國三十九年，先生依據國文系教授程發軔之考證研究，呈請教育部審定孔子誕辰暨教師節為九月二十八日。經教育部邀集董作賓、高平子諸位曆法專家慎重研究後，咸認程旨雲之考證正確。行政院乃於第二五二次院會通過，民國四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明令公布國曆九月二十八日為孔子誕辰紀念日及教師節。對發揚我國尊師重道的傳統精神，當有深遠的影響。

關於先生對臺灣師大之貢獻，現任立法院院長暨臺灣師大全國校友總會理事長王金平、前考試院院長，現任臺灣師大全國校友總會名譽理事長及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長許水德兩位臺灣師大傑出校友，於慶祝先生百齡華誕所撰之「劉前校長白如先生對師大之重大貢獻」序文中簡明扼要歸納先生對師大之貢獻共有六個方面：

- 一、解決校地問題：劉校長於接掌師院後，立即呈請省府將師院對面一塊與師院本部面積相等之農地撥給師院，此為奠定師院後來發展之根本，功不可沒。
- 二、禮聘名師任教：劉校長使師院成為大師碩儒匯集之所，聲譽日隆。
- 三、加強生活輔導：劉校長手訂：「誠、正、勤、樸」四字為校訓，作為立身處事，待人接物之準繩，以樹立師院優良之學風。
- 四、興建圖書館：劉校長勇於任事，多方奔走，圖書館規模幾為全省各院校之冠。
- 五、加強文史教育：劉校長首先訂定國語、國文和英文三科的標準考試辦法，凡學期考試與畢業考試未達標準者，不得升級或畢業。舉辦文史系列講座，凡此皆對師院學生產生一定的影響。
- 六、師院升格為臺灣師大：劉校長盡心擘劃，戮力經營下，於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五日正式升格為省立臺灣師範大學，仍由劉院長繼任第一任校長。

總計先生在師院至師大任職的八年四個多月中，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所貢獻的智慧與心



力，凡是當年受業的學生，或後來畢業的校友，撫今追昔，無不感念於心。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先生在南投中興新村參加臺灣省政府一級主管宣誓就職典禮，全心投入教育廳長職責。任內揭示教育行政人員應該瞭解教育行政機關是輔導和協助學校解決問題，要改變「權力」的觀念為「服務」的觀念；重視行政「效果」，減少官場「形式」，使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的關係，完全建立在合作的精神上。對所屬學校，則應以校長為中心，做到「少干涉，多協助；少命令，多商量。」校長無必要最好少離開學校，應當是「廳長多去學校，校長少來教育廳。」先生所持的行政工作態度，立即獲得輿論界的讚揚。先生特訂出教育人事制程度化、教育設備標準化、教育方法科學化三項目標。這三項目標，從表面上看來，好像只是很普通的三句話；但是這實在是經過先生的深思熟慮，針對臺灣教育的實際需要而決定的。因為只有健全的人員、使用適當的設備，採取有效的方法，才可推動教育事業。這時，先生就任廳長不過半年而已，多年停辦、該辦的事，已獲得了生機。此時歐美各國，甚至於東南亞如菲律賓、泰國、韓國等國家的師範教育程度，均已提高到專科，乃至學院。先生認為，這已是世界潮流所趨，當務之急即為素質方面的提高。教育廳乃先將臺北、臺中、臺南三所師範學校升格為師專，臺灣省的師範教育自此步入新的里程碑。

民國四十六年前後，國家雖然在風雨飄搖中趨於穩定，但國民經濟仍在極端困窮之中。先生認為當時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菲薄，僅足餬口，遂召集有關人員訂定「省立中小學校教職員婚喪節約互助辦法」。這項辦法包括「結婚互助」及「喪亡互助」兩部分。前者旨在提倡節約，以消除送禮、請客、鋪張浪費等積習；後者旨在推動互助、惠及孤寡，以發揚教育界同仁患難相扶持的精神。

民國四十八年上半年，省府已通過有關公立中小學教職員福利之法令，但至同年十月，先生經過多次研究考量後，決定在風景佳勝之區，興建日月潭、臺中、臺北三處教師會館，作為



中、小學校教師休假、旅行、進修及康樂活動的場所。民國七十六年，日月潭教師會館增建的活動中心大樓落成，臺灣省教育廳長陳偉民遵照福利會全體委員決議，將新建大樓命名為「白如樓」，以示對 先生之崇敬。

民國五十年教師節次日，蔣中正總統在臺北市中山堂歡宴全國資深教師時的致詞中，公開對 先生「在各種教育設施方面的貢獻，特別表示嘉許」。蔣總統在這樣重要的集會中，公開對現任官吏予以獎譽，對書生從政而言，實為極大鼓勵。這樣的殊榮，在那個時代誠非易事。

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先生在交卸教育廳長後，即應政治大學校長劉季洪力邀擔任政大教授，開設《教育行政》及《教育專題研究》課程。民國五十三年秋季擔任政大教育研究所所長職務，創辦「宗教哲學講座」，編印專集「宗教與教育」及「師道」等書。

民國五十六年三月，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設計畫委員會委員兼文化組副召集人。民國六十一年該會易名為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 先生為委員兼文化組主任。在其任內曾邀約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撰述有關教育文化之專題研究高達六十餘種之多。

先生除為公職盡心，亦深明在基層深耕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故於民國三十八年創立「中國語文學會」，出版「中國語文月刊」，從未間斷，迄今共出版六百五十八期。對推廣中國語文教育，影響至宏。

民國八十一年三月 先生任「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出版《中山文庫》一百冊、《中山叢書》二十餘種，創立《中山學術論壇》。民國七十二年，擔任教育部學制改革研究小組召集人。民國七十六年五月成立「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旨在弘揚中華文化，獎助高等學術研究。民國七十八年擔任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十二月，獲行政院頒贈最具崇高榮譽之「中華民國文化獎」。民國八十年應國立編譯館擔任「教育大辭書」編纂主任委



員。同年八月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民國八十四年獲選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副會長。民國八十六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地位備極尊貴崇隆。由上可知，先生學問淵博，德行高明，器識卓犖，殫精竭慮，屢創嘉猷，懋績卓著，學仕同享榮耀，允為全民楷模。

緬懷 先生一生孜孜矻矻致力百年樹人志業，擘劃國民師範教育制度，華路藍縷，匡基規制，運籌經營，進而推廣發皇，宗旨是彰。中興人才，提攜後進，引賢育賢，舉賢用賢，作育英才無數。莘莘學子，見賢思齊，尊師重道，敦品勵學，德風披靡，樹立杏壇風範。先生執守高貴愛國情操，畢生以國家社稷為念，默默付出，犧牲奉獻，大公無私，巍蕩浩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影響後世弘鉅深遠，功莫大焉。先生既為我國近代中小師資培育的精神導師，並為臺灣教育發展奠定磐固基礎的重要推手，廣受各界推崇，素有「臺灣師範教育之父」令譽，洵實至名歸也。

綜觀 先生一生奉獻教育文化事業，苦心孤詣，立德垂範，功在黨國，流芳青史。先生學養精湛，以道德文章，經世利民，望重士林，其待人至誠，勇於任事之精神更屬難得，令人由衷感佩。先生嘗自勉：「靜以養心，動以養身；言其所信，行其所言；求知若渴，從善如流；盡其在我，隨分報國。」日常生活奉行「自食其力、自強不息、自得其樂。」三自主義，懷抱「有愛無恨」氣度胸懷，均展現出一代大教育家立身處世之風範。由於先生數十年來教育方面的卓越貢獻，已受到國際人士的肯定，故美、英、法、日等國均將先生列入「世界名人錄」中。臺灣師大校友更以「德行、學術、事功、文采」四美兼備，來推崇他對教育文化的偉大成就，先生實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現代偉人，堪稱是我國一代教育宗師。

今 先生功圓果滿，大去殞逝，「哲人日以遠，典型在夙昔」，追思懿德範行，銘感軫念無際，謹恭述其行狀，藉誌哀思。

劉真老校長治喪委員會謹識



